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6.003

## ■ 毛泽东研究

# 黎锦熙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sup>①</sup>

申鸣凤<sup>1</sup>, 刘是今<sup>2</sup>

(1.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湖南 长沙 410205; 2. 湖南女子学院 教务处, 湖南 长沙 410004)

**摘要:**在毛泽东的求学历程中,黎锦熙是一位对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教师。在黎锦熙的指点下,青年毛泽东确立了“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的为学之道;也认识到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通过“言天下国家之大计”,青年毛泽东的思想逐渐走向成熟并逐步确定了对未来道路的选择。

**关键词:**黎锦熙;青年毛泽东;影响

**中图分类号:**A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6-0015-05

## The Influence of Li Jinxi over Yong Mao Zedong

SHEN Ming-feng<sup>1</sup> & LIU Shi-jin<sup>2</sup>

(1. 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Extended Education, Changsha 410205, China;

2. Hunan Women's University, Academic Service Section,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During Mao Zedong's school life, Li Jinxi was one of the teachers who had great effects on him. Under the guidance of Li Jinxi, young Mao Zedong grasped the learning methods, i. e. "First read books extensively, then peruse them; first read Chinese books, then Western ones; first read common books, then professional ones". He also cam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school education, "stop all your fantasies, and put your heart into school learning". By means of talking about matters of the nation's vital importance, young Mao Zedong's thought became mature gradually and selected his future road step by step.

**Key words:** Li Jinxi; young Mao Zedong; effects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期,有很多老师对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为人所熟知的有杨昌济、袁仲谦、徐特立等。有一位老师,毛泽东曾在信中不无深情地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sup>[1]82</sup>而这位在毛泽东眼中如慈母般的老师就是黎锦熙。

黎锦熙(1890-1978),字邵西,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与黎锦熙深入交往的开始,要归结到宏文图书编译社的创办。宏文图书编译社由当时第一师范教师黎锦熙等人于1914年组织创办。1915年1月,编译社租下了长沙李氏芋园(即李星沅公馆),参加编译社工作的有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二十余人,大都把家属搬在一起住。当时宏文图书编译社的同仁们还共同发起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经常讨论一些哲学问题。毛泽东经常出入芋园,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他与黎锦熙的交往变得十分频繁,关系也日趋密切。

1915年9月,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此后的数年间(1915~1920),毛泽东和黎锦熙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期间书信不断,现在完整保留下来的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书信就有6封之多,这在青年毛泽东与其老师的书信中是绝无仅有的。

① 收稿日期:2014-06-20

作者简介:申鸣凤(1982-),女,湖南邵阳人,硕士,馆员,主要从事近代教育史研究。

从1915年毛泽东首次出现在黎锦熙日记中到1920年,这是毛泽东与黎锦熙交往最为频繁的5年,虽然只有短短的5年,但这5年,黎锦熙对毛泽东的影响可谓非常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黎锦熙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最大的应当是治学方面的指导。黎锦熙虽然仅比毛泽东年长3岁,但这位自幼被称为神童、15岁中秀才、21岁以第一名毕业于湖南省优级师范的老师在治学方面有着一套非常成熟的方法。毛泽东在与黎锦熙交往一段时间后,不禁感慨:“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sup>[1]21</sup>黎锦熙的读书方法让“为学无头序”<sup>[1]7</sup>的毛泽东如获至宝,深感庆幸;而入校两年后才与黎锦熙深入交往,又让毛泽东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sup>[2]</sup>而事实亦是如此,从1915年4月在芋园与黎锦熙第一次见面,到1915年9月黎锦熙赴京任职,毛泽东只要一有时间就去芋园黎锦熙住处向黎先生请教。期间,黎锦熙与他谈得最多的就是读书方法。根据黎锦熙日记记载:4月4日“毛泽东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萧旭东、毛泽东及熊光楚至,讲读书法”。4月25日“毛泽东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5月2日“与涤凡、泽东话学间事”。5月9日“毛泽东至,稍话读书事”。7月11日“学生陈同毛来,问小学功夫做法”。7月13日“与毛、陈两生说读史法”。7月15日“与毛生说研究法”。7月19日“与毛、陈两生说读书自习法”。7月21日“与两生讲学,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8月8日“与泽东谈学政,以易导为佳”。8月11日“与泽东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贯”。8月15日“一师泽东、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焜甫处”。8月29日“旭东、泽东至,谈学颇久”<sup>[3]</sup>。因为黎锦熙9月1日前往北京任职,毛泽东在芋园向黎锦熙的请教就此中断。但就是在芋园这一段时间的请教,让青年毛泽东收获颇丰。1915年9月16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好友萧子升分享他的收获,“既承盛指,不敢不告,赐之是正,不胜祷幸。”<sup>[1]25</sup>这封长信,详细地记载了黎锦熙对他治学的指导。

### (一) 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前期,特别注重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籍,对于其他知识,并不感兴趣,即使是文学,毛泽东也曾一度“言诗赋无用”<sup>[1]8</sup>,“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sup>[1]7</sup>这一偏好,曾让他准备离开学校,“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毛泽东将这一想法告诉黎锦熙后,黎锦熙并不以为然,他指出,一个学者,尤其是要想成为“政家、事功家”,有志于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必须有广博的知识。这种广博,不仅仅在于精通某一专门的学问,还要通晓百科;不仅仅要精通古典经籍,还要对现代知识有全面的了解。历史上成功的政治家无不如此,错此则必败。比如王安石,注《周礼》,作《字说》,其文傲睨汉唐,可谓有专门之学,而他变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他“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因此,先专后通,先旧后新的读书法实乃“先后倒置也”,科学的读书法应当是“新为旧之基,通为专之基”<sup>[1]21</sup>。

黎锦熙指出,之所以要注重通识教育,是因为各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如国文者,能“述通常之言事”,能“得文章之意味”,“各审其美而靡所阙”;历史者,能“观往迹制今”;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的也,君子假之,而得为学,养生之道焉。”为了让毛泽东能更深刻理解通晓各科知识的重要性,黎锦熙推荐毛泽东读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缮性篇》。看完这部书,毛泽东不禁“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他总结道,人们在研究社会科学时,会遇到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颇,即“物蔽、情瞽、智、学、国拘、流桎、政惑、教辟”。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除了要重视研究思辨的“玄”科(逻辑性、数学),也要重视研究客观世界的“著”科(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等诸学),还要研究“玄”“著”之间的“间”科(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化学、物理学等)。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和训练,不仅仅可以消除“心”“物”以及“心物相对”之间存在的困惑和偏见,还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完善自己的性格。“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瞽于情,于智,而又无学国拘流桎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黎锦熙的一番教导,让毛泽东“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sup>[1]22-23</sup>。

### (二) 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

尽管毛泽东接受了黎锦熙通识教育的理念,但在各门学科中,他对国学还是情有独钟,将国学视为

重中之重。年轻的毛泽东非常崇拜康有为、梁启超,准备效仿康梁,“学遍中国学问”<sup>[17]</sup>。但毕竟中国学问,浩如烟海,如何下手,年轻的毛泽东热情有余,却“为学无头序”。黎锦熙的一席话让年轻的毛泽东拨云见日,茅塞顿开。黎锦熙反对毛泽东效仿康梁学遍中国学问的做法,因为“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殫几何”,因此“为求学之阶梯,将以观古今之群籍,亦无知与无能焉者矣”。黎锦熙告诉毛泽东,面对纷繁复杂的知识内容,应当是先博后专,“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

而要通常识,“首贵择书”,即要选那种“孕群籍而抱万有”的经典。黎锦熙向毛泽东推荐了曾国藩编纂的古文选读本《经史百家杂钞》,因为“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以此为中心,再发散性阅读,将书中所涉及的典籍“乃加详究焉”,如此追根溯源、触类旁通,“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黎锦熙将这种读书法称之为“演绎法”,可以做到“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称之为“中心统辖法”,可以做到“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并且这种方法不仅仅用于国学的学习,“各科皆可行之”。毛泽东对黎锦熙这种读书法,非常感兴趣,也非常受启发,“吾闻之甚有警焉”。事实上,黎锦熙的这种读书法后来为毛泽东所接受,并运用到实践中。根据毛泽东一师同学萧三回忆,毛泽东在校学习期间,“当抓住一个中心问题时,即专门研究它,一切别的杂乱功课就不管了”,“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专门研究中国历史,把所有关于中国历史的书,无论新的旧的都找了来,于是继续不断,一本一本地研究。”<sup>[4]56</sup>“有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是专门在研究地理,和专门研究历史时一样的办法——抓住中心,旁征博引,不离其宗,一直到有了相当的成绩,才告一个段落。”<sup>[4]69</sup>毛泽东就是用这种读书法,后来被他自称为“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最后“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毛泽东做到了“绳束古今为一贯”,<sup>[1]25</sup>“庇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sup>[5]</sup>

黎锦熙在学业上给毛泽东的指导,其实远不止如此。黎锦熙的学问博大精深,堪称通人。他对于语言学、文字学、词典学、语法学、修辞学、教育学、目录学、方志学、佛学等,都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著述。黎锦熙的老朋友都认为他“专而能通,博而返约,这是近世学者中所比较少见的”<sup>[6]183</sup>。而这样一位通人,作为毛泽东的师友,对毛泽东的影响显然是全方位的。毛泽东曾向黎锦熙“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sup>[3]</sup>。曾拜读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他非常赞成黎锦熙的编写国语教科书的主张,并请黎锦熙“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sup>[7]</sup>。当毛泽东在研究“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遇到困难时,也是请黎锦熙指点迷津,“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sup>[5]</sup>此外,作为方志学家的黎锦熙,在方志学方面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早在芋园谈学的时候,黎锦熙就向毛泽东格外强调了学习地理的意义。“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sup>[1]22</sup>这一时期黎锦熙对于地理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他后来“史地两性”方志学思想的雏形,对地理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方志的重视。他的这一思想,不可避免地对毛泽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后来的革命战争年代,每打下一座县城,毛泽东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一看,以了解地理环境、人文历史、风物民俗。而这一习惯,陪伴了毛泽东一生。

## 二 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

读书“好独立蹊径”<sup>[17]</sup>,天性“不好束缚”<sup>[2]</sup>的毛泽东对于学校教育,一直是非常反感的。早在1912年,毛泽东报考了省立第一中学,就因为这个学校“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让他6个月后离校,选择了去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即使后来考入第一师范,这所当时号称湖南“亚高学府”的名校,也是心存不满,“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赞成的极少”<sup>[8]134-135</sup>,在他看来,在这所学校“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在这样的学校读书“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sup>[2]</sup>。他一直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sup>[1]21</sup>,在很多的书信中他都提到要退学,对于就读的第一师范,也是“必欲弃去”<sup>[2]</sup>。

毛泽东退学的念头,为黎锦熙所察觉。针对毛泽东凭个人喜好去学习,“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的特点,黎锦熙一直规劝毛泽东重视学校教育,他曾“与泽东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sup>[3]</sup>;跟他强调通识教育的重要性,让他了解了文学、历史、地理、体操、图画、音乐、手工各科的意义,“在学校为不可阙”;推荐他看《群学肄言·缮性篇》,让其感悟“缮性在学”<sup>[1]23</sup>。黎锦熙的劝导,让“从前拿错主意”的毛泽东,“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黎锦熙的劝导,让讨厌课堂教学,鄙弃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的毛泽东决心沉下心来学习,“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sup>[1]7</sup>

尽管在黎锦熙的劝导下,毛泽东一度改变了对学校教育的看法,但黎锦熙离湘赴京后,“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sup>[5]</sup>的他不久又流露出离校自学的想法。针对这一点,黎锦熙一方面“嘱以常常通信”,让其倾诉心中的苦闷和困惑;另一方面不厌其烦,谆谆告诫,经常写信规劝毛泽东,“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sup>[2]</sup>,“戒其躁急偏隘;以渐与恒及宁静致远勉之”,“如必出校求学,当计划有相当之所云云”<sup>[3]</sup>。黎锦熙对毛泽东缺点的指出及劝导,以及要求毛泽东对退学问题的慎重,让毛泽东格外重视,“此诸义者,皆书诸绅矣。”<sup>[2]</sup>作为毛泽东极为敬重的教师,黎锦熙的话还是很有份量的,年轻的毛泽东尽管在退学问题上很是纠结和矛盾,但他最后还是打消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sup>[2]</sup>在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sup>[5]</sup>的毛泽东在学校坚持到了毕业,并出乎他的意料,“最后,我居然得到了毕业文凭。”<sup>[8]135</sup>也许,这个文凭的获得,对毛泽东以后的革命生涯而言意义并不重大,但这一段相对稳定的学校生活,却让毛泽东有了一个可以依托的学习平台,能进行有规律的学习;有一个日益成熟的师友圈子,在互相砥砺中不断进步。正是这段时间的学习,为他的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后,“一生恨极了学校”<sup>[5]</sup>的毛泽东终于肯定了在一师的学习经历,“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sup>[8]135</sup>曾经对母校无甚好感的他终于中肯地评价“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湖南第一师范,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好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sup>[9]</sup>而能够让毛泽东留在第一师范,沉下心来修学储能,黎锦熙是功不可没的。

### 三 言天下国家之大计

黎锦熙虽然是位教育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改革家。早在1906年,还只16岁的黎锦熙受湘赣萍浏醴起义影响,到长沙发起组织“德育会”,以王阳明的“致良知”为宗旨,宣扬牺牲个人,努力救国。辛亥革命后,湖南成立军政府,黎锦熙就被《长沙日报》聘为主编,宣扬各省反清独立及资产阶级民主政治。1912年黎锦熙与他人创办了《湖南公报》,并担任总编辑,批评时政,主张全国统一,绝对民治。同年担任湖南省立编译局编译员,翻译美国民主政治等书。1914年,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又附办刊物《公言》,“选译西洋报章杂志”,包括“欧美日本最近之种种思潮”,以求实现“刷新社会”这一“救亡至计”的抱负<sup>[10]</sup>。博学多才、思想进步的黎锦熙,作为毛泽东的师友,对毛泽东人生的走向不可避免地产生重大的影响。

1915年初,住在芋园的一师教师发起组织哲学研究小组,在这个读书小组,主要的指导老师就是杨昌济和黎锦熙。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主要是西洋哲学、伦理学以及宋元明哲学,黎锦熙推荐的是英国人著的社会学研究<sup>[3]</sup>。在芋园,黎锦熙不仅仅在学习上对毛泽东予以指导,同时也与毛泽东畅谈时事与政治,“久谈改造社会事”。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与大家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讨论“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等问题。经过上百次的讨论,到1917年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sup>[1]12</sup>1918年4月14日,“五四”时期湖南最重要的社团——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应当说,毛泽东最初涉猎政治,参与社团活动,除了杨昌济外,黎锦熙应当是他非常重要的导师。

1915年9月,黎锦熙离开湖南赴北京任职。黎锦熙的离去,对毛泽东打击很大,毛泽东感叹:“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sup>[2]</sup>但即使黎锦熙远在北京,毛泽东凡有问题还是通过书信向他请教或与他商量。不过,此时的问题已不再局限于学习方法,更多的是涉及“就良图,立远志”“君臣原理”“德智体”之关系、“天下之大本

大源”、毕业后的职业规划等学术和人生理想问题。

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毛泽东在1918~1920年间因组织湖南青年留法和驱逐张敬尧事曾两次到京。而每次到京,毛泽东都要前往黎锦熙住所,探讨时政问题。其中第一次到京,毛泽东主要与黎锦熙“谈报事及世界问题”。根据黎锦熙后来的回忆,这里所说的办报,就是指后来创办《湘江评论》。作为资深报人的黎锦熙应当对他提出了较有价值的建议。而事实上,早在芋园求学的时候,毛泽东就通过黎锦熙开始接触新闻编辑事业。在芋园期间,毛泽东曾替黎锦熙抄写新闻稿件,也经常参与或讨论编译社中的业务,与黎锦熙等人“共话社事”<sup>[3]</sup>。毛泽东在芋园参与的活动,让他熟悉了许多报刊编辑的知识,也让他结识了当时湖南报界的许多名流,这为他日后创办报刊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19年7月,由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而此后,《湘江评论》每办一期,毛泽东必给黎锦熙邮寄一份。

1919年底,毛泽东因驱张运动再次到北京,当时的北京风起云涌,成为思想文化激荡的中心。这种局面,让毛泽东有点无所适从,“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sup>[11]64</sup>,而此时的黎锦熙,再次成为了毛泽东可言大计之人。在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到黎锦熙家登门拜访或书信请教。涉及的内容有“文化运动方法”“湘事善后问题”“出国留学事宜”“近代哲学派别”“解放与改造”等问题。通过与黎锦熙的交流,毛泽东在出国留学问题上,坚定了他留在国内研究的决心。“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sup>[11]63</sup>通过深入的交流,毛泽东和黎锦熙对于社会改造事宜形成了以下认识:“第一要采定一种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从根本上解决政治问题”,“第二要综合地创造一种自己受用得着的哲学”,“第三就是分工,虽然都搞教育,但还要细分,以便在专业上提高自己水平,才有把握打破现状,富有革命性(例如我从‘文字语言’的改革运动着手,他从学校工作中进行思想政治运动)。”<sup>[5]</sup>黎锦熙的指点,对于青年毛泽东实现从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实现从教师到职业革命家的转变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此后30年间没有再到过北京。离开北京后的毛泽东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而此后的黎锦熙潜心学术,与政治渐行渐远。由于职业的相异以及地域的分隔,30年间毛泽东与黎锦熙基本失去联系。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京,3个月后,毛泽东在北京师范大学再次见到了黎锦熙。尽管一别30年,但时间并没有磨去黎锦熙在毛泽东心中的印记,毛泽东曾自述说:“在我们进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空,我就一个人跑到黎锦熙先生家里去聊天。黎锦熙先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教授。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我很佩服他。因此我很喜欢和他聊天,因为和他聊天能得到有益的收获。”<sup>[12]1096</sup>

## 参考文献:

- [1] 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早期文稿[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 [2] 黎锦熙. 毛主席六礼纪事(上)[J]. 党的文献,1995(4):53-59.
- [3] 王兴国. 杨昌济的哲学思想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J]. 毛泽东研究,2014(1):16-21.
- [4] 萧三.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
- [5] 宋镜明,韦绍福. 毛泽东的国学思想论纲[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8.
- [6] 曹述敬. 仰之弥高——深切怀念黎邵西老师[C]//黎锦熙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文集.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 [7] 黎锦熙. 毛主席六礼纪事(中)[J]. 党的文献,1995(6):25-28.
- [8]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 [9] 周世钊. 第一师范时代的毛主席[J]. 新观察,1951(2):10-13.
- [10] 《公言》杂志启事[J]. 湖南教育杂志,1914(1):1.
- [11] 中国革命博物馆. 新民学会资料[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2] 王淑芳. 毛泽东和他的老师黎锦熙[C]//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2)——中国教育思想史与人物研究,2009.